



午夜的夸父

□ 范剑鸣

“一九七五年二三月间，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，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，正纷纷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……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，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来……”

三十年前，我读着这段文字的时候，书桌上呈现了三重并置的时空：一重是我阅读时所在的小镇中学，1994年冬天；一重是路遥创作时所在的陈家山煤矿的一张书桌，1985年秋天；一重是这段文字所创造的艺术世界，1975年初春。

当年，我在一个离县城一百多里的偏僻小镇工作。梅江的涛声隐约可闻，就寝的熄灯号响过多时，猫头鹰在校门边的大樟树上发出低沉的叫声，让校园更加安静。我坐在木桌上翻看一本《路遥文集》，仿佛看到一位午夜的夸父，在陕北的高原上追赶心中的太阳。

这是一位理智而悲壮的夸父。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坛主流是现代主义。路遥不是不知道现代主义，而是在广泛阅读和反复对比之下，根据题材和体量的特殊性，选择了现实主义。对于现代主义，路遥觉得难以承接那颗庞大的“太阳”。“毫无疑问，这又是一次挑战，是个人向群体挑战。而这种挑战的意识实际上一直贯穿于我的整个创作活动中。”三十年后重读，我仍为路遥当年的清醒而惊讶。

这是一位坚定而深情的夸父。1988年元旦，路遥仍然蛰居在榆林宾馆天昏地暗地写作。当他在坚实的写作中猛然想到岁月更新，内心瞬间变得无比温柔。我记住了文中感人至深的一句话：“是的，孩子，我深深地爱你，这肯定胜过爱我自己……”身为作家的父亲，路遥为了创作，先后多次躲到荒僻之地，每逢新年思爱女，这种喃喃自语在作家的自我塑形中奠定了真实的力量。

这是一位执着而拼命的夸父。路遥清醒地知道，要全景式反映当代生活，“蹲”在一个地方



路遥著
《路遥文集》
陕西人民出版社

不可能达到目的，必须纵横交织地去全面体察生活。于是，他“提着一个装满书籍资料的大箱子开始在生活中奔波”。读到这里，我不由自主地提笔眉批：“现实主义大师的创造，并不是自然而然信手写眼前的零碎，有时积累的过程远远超过了创作的劳累。”在自传式随笔中，路遥的写作就像他的笔名，是一种个人英雄主义的长途跋涉，野人般的荒野锻炼，天荒地老的孤独中与老鼠的斗争与共存，救命般地喝下中药，种种苦况接近于“天降大任于斯人”的折磨。

三十多年过去了，这篇五万字的随笔，仍然是我印象最深、震撼最大的路遥作品。路遥以夜为晨，追赶太阳的形象，深度地契合着作家的命运。《早晨从中午开始》历数了创作道路的种种艰辛，从肉体到精神，从挫折到胜利，千回百转，矛盾迭起，作家自我塑形中呈现的环境、人物、情节，不亚于他笔下的任何一篇小说，对文学的认识和执着，扫荡着小镇上一位青年教师的迷茫。

是的，1994年于我是个特殊的年份。我所在的地方，乡村教育界正陷入整体性迷茫，青年教师纷纷下海。不知道什么原因我进城了一

趟，习惯性地进书店逛逛，见到了这本《路遥文集》。如今，当我再次打开这本《路遥文集》（1993年陕西人民出版社），发现它正好吻合了路遥在我心中定格的形象。路遥像这本特殊年代的图书一样，是压缩的，生长的。

在时间上，中国作家的成长在四十岁之内完成进阶的不多，路遥是其一。如果不是一种宿命般的清醒，不是自觉地将早晨调到中午，不是夸父般地追赶，路遥将无法触及心中的太阳。而路遥的能量同样是压缩的。《平凡的世界》一版再版，证明“午夜的夸父”已经实现了自己的理想。

是的，《早晨从中午开始》深深地触动小镇青年教师的文学梦想。三十年前，尽管我深陷困境，但相信《路遥文集》的一句话：“读书，生活，对于要从事文学事业的人来说，这是两种最基本的准备。”于是，我在一本书的扉页写下类似的话以鼓励自己：“人要简单，书要读下去。”也正是路遥的指引，我在早年的自修之路上非常重视文学史的阅读，重视对经典的比较与思考。

近年来，我的写作略有收获。但有段时间，我曾迷惑于一种论调：写作无须扎根生活，因为作家本身就生活在生活之中，与其说“文学来源于生活”，不如说“文学来源于文学”。为此，我重读了《早晨从中午开始》，再次打量路遥的创作准备，这让我意识到这种说法的偏误：强调阅读对写作的激发固然是对的，但局限于个人的生活圈子，难以反映波澜壮阔的社会现实。

我读的第一本路遥作品，其实是《人生》。《人生》收尾写下的“并非结局”颇含深意，2023年电视剧《人生之路》正是对此的呼应。我在观剧时，再次想起了《早晨从中午开始》，想起压缩的、生长的路遥。

斯人已逝，风范犹存，一切“并非结局”，无论是生命，还是艺术。

让每一个名字都放光

□ 胡忠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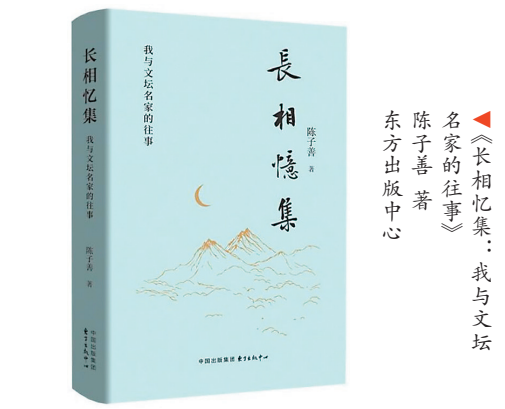
求是，去伪存真，忠实记录了自己与文坛名家往来的点点滴滴，生动全面展现了这些作家的人生际遇、文学创作和历史贡献，他们为人的诚恳，为文的严谨，对文学事业的热爱，对新人晚辈的提携与关爱，对历史事实的忠诚和尊重，令人印象深刻。

本书以生动的细节描写和叙事，让名家形象更加饱满，读之如闻其声，如见其人。以《向冯至先生约稿》为例，该文详细讲述了1984年作者为编辑《回忆郁达夫》文集，向著名诗人冯至约稿的曲折往事。在作者看来，“郁达夫这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举足轻重，却又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段里被冷遇的作家”，无论如何都是一个不该回避、不能忽视的存在。如何发掘、评估郁达夫的文学价值，让他的生平 and 创作重放光芒，这应该是新文学研究者的应有之义。

因此，作者想到了与郁达夫有交往的冯至先生。得唐棣相助，陈子善找到了冯至。《向冯至先生约稿》详细记述了作者向冯至成功约稿的过程，从来往信件中也可以了然冯至如何构思和写作、修改《相濡与相忘——忆郁达夫在北京》一文，对此篇回忆文章，冯至精心打磨，多次修改、补充，行文中回忆郁达夫对黄景仁长诗《焦节妇行》的高度评价，极具史料价值。《向冯至先生约稿》的最后，是冯至在来信中对《骆驼

草》等事件的回忆和对写作回忆周作人之文的婉拒。

本书的另一个特点是，披露了许多新史料。如对陈无言、古苍梧等这些“默默无名”作家的挖掘，使读者了解了他们的创作实绩，认识了他们的价值。《我所知道的陈无言先生》一文揭示，1929年8月28日晚，北新书局老板李雪峰在上海南云楼设宴，席上鲁迅与林语堂发生了激烈争吵，被称为“南云楼风波”，导致了双方的第二次疏离。本书还披露了陈无言1977年11月23日发表的《诗人杨骚在香港的时候》一文，该文根据杨骚口述，还原了当年的场景，这种第一手资料“极为重要，太重要了”。还有《赵清阁先生未了的遗愿》一文，展现了赵清阁晚年捐赠给上海博物馆的字画不被重视的事情……读本书，除了了解那些大名鼎鼎的作家外，一些长久无名，甚至连大学中文系的师生都不甚了了的作家，也走进了我们的视野。这让我想到作者引用的陈无言的一段话：“笔者一向有个心愿，就是介绍被人忽略甚至遗忘的新文学作家。虽然他们的名字陌生，也未必有多大成就，但他们总算在文学园地出过一点力，不应该被歧视以至湮没无闻。”我想是的，每一个名字都应该放光，文学史应该记住他们，也应该向他们致敬。



陈子善著
《长相思集：我与文坛名家的往事》
东方出版中心

陈子善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，他的著作我几乎都购买了，有的还是珍贵的签名本。多年来，陈子善孜孜矻矻，坚持不懈地考索辑佚，行进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路途上，在周氏兄弟、郁达夫、徐志摩、梁实秋和张爱玲等作家的研究上颇有建树。

2017年以来，陈子善在媒体上开设专栏发表了纪念中国现代作家，以及离世不久的前辈师长和同辈友人的文章，其目的一方面是追忆与逝者的交往，另一方面力图回到历史现场，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脉络里展示他们的文学贡献。这便是《长相思集：我与文坛名家的往事》一书的由来。

该书以作者与现当代文坛名家的交往为线索，深情回忆了作者与冰心、冯至、赵清阁、张爱玲、饶宗颐、金庸、傅聪等29位文坛名家的交往故事。作者依据书信、手迹、书斋等资料，实

活出人生的松弛感

□ 郑艳琼

一口气读完邱兵的《越过山丘》，被书里22个真实的人物故事感动。感慨人生的跌宕起伏，命运的波诡云谲。普通人在理想和现实的奋斗与挣扎、生存与死亡让人唏嘘不已，其间也有坚韧不屈、生生不息的力量在鼓舞，更被作者及其母亲对待生活的松弛态度打动。

在《漫长的告别》一文中，作者回忆了和母亲过往的点点滴滴，作者印象深刻的是母亲常说的一句话：“别活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”这句话深深触动了作者。作者的母亲生于1936年。1941年，在日军对重庆的狂轰滥炸中，母亲一家十四口中有十三人罹难，留下五岁的母亲被现在的外公外婆收养。外公外婆对母亲视如己出，把她培养成了一名中学老师。

身边一些教师父母会给孩子很大的压力，会对孩子有高期待，严要求。但母亲不是。

在作者高考前，“母亲每天给我开小灶，不是补课，是真的小灶”。小灶是麻辣鲜香的火锅杂烩，熨帖胃的是食物，温暖心的是母亲的轻声细语：“放松，好好吃饭，健康第一。高考尽力就行，你父亲啥大学都没读过，也是一个优秀的人。”高考第一天结束后，作者在考场外抽烟被语文老师撞见，怒斥他赶紧回去复习，他回复老

师：“我妈妈说的，考不考得好无所谓，别紧张，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。”正是这种松弛的家庭氛围，作者高考取得优异的成绩——1986年，作者作为重庆市文科状元考入复旦大学。

松弛感是体已觉知、修身修心的结果。林清玄说：“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，就是最遥远的修行。”当你好好对待你的身体，身体回馈你的是充沛的精力，聪慧的头脑。良性的运转，会让人生出更多的幸福感。具体来说就是：少了抱怨，多了平和；少了后悔，多了踏实；少了忧惧，多了安心。松弛感是允许一切发生，偶尔虚度时光不会有负罪感。“人生是一场长跑，只有放轻松，做到轻而不浮，松而不懈，才能跑完全程。”

作者善于讲故事，该书是现实一过去一现实的叙事结构，读者还沉浸在过去的时空里，突然就跳脱出来回到现实，丝毫没有突兀，反而让人觉得很惊喜，这种对故事得心应手的掌控，游刃有余的叙事也是松弛感的体现。松弛感对作者的影响还表现在本书的语言风格，除了迷人的、淡淡忧郁的文艺风腔调，以及频出的金句外，还有幽默与不拘。如作者和钱女士相亲，彼此看不上，多年后偶遇，依然嘴碎幽默互怼。

作者学业、事业取得的成功得益于张弛有



邱兵著
《越过山丘》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度的氛围和不刻意、不焦虑的心境。在当下“鸡娃”“内卷”的境况中，我们应该停下来思考一下，怎样用更少的时间和精力达成目标，留出一点时间去享受生活，感受生命的美好。

物质贫乏的20世纪80年代，人还是把衣食放在第一位，精神方面是被忽略的。作者的母亲也许是见过亲人的离散、生命的消失，所以把人的生命放在一切之上，注重精神的涵养。那个年代有这样的认知，不得不让人慨叹母亲很有智慧。

母亲的松弛感让作者受益无穷，也带给读者启示。身处紧张快节奏的时代，松弛感是稀缺的、珍贵的。观云卷云舒，等花开花谢，看日升日落，不是浪费时间，这些“无用”的事物、“虚度”的时光恰恰是对生命的滋养。



危险的读书方式

□ 子安

公元前2500年的古埃及宫廷里，书记用用削尖的芦苇在纸莎草上刻下象形文字时，绝不会想到3000年后亚历山大图书馆的羊皮卷会被罗马士兵当柴烧，更难以预料21世纪的人类正以每秒30帧的速度接收电子墨迹。书籍的载体历经泥板、竹简、绢帛、纸张直至电子屏幕的更迭，但真正的危险从来不是阅读载体的嬗变，而是人们对文字愈发扭曲的姿势。

古代知识垄断体系让普通人一书难求，对书籍的珍视是书读百遍、手不释卷。谁料今天，这个任何人都能获取知识的时代，某些读书软件推出“五分钟读完《战争与和平》”，竟如此漠视知识，把“作弊”阅读发展成产业。某次在咖啡馆听见邻座谈论：“昨天我‘读’了《纯粹理性批判》，你呢？”“我早餐时‘消化’了整套《二十四史》。”他们的神情让我想起《儒林外史》里范进中举时癫狂的模样，只不过胡屠户的巴掌换成了智能手机的震动提醒。

钱钟书家中那只装满读书笔记的麻袋，王云五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的苦功，在这个时代仿佛都成了行为艺术。当某网红宣称“读书就要像吃自助餐，先扫荡干货区”时，我倒觉得真正的阅读当如熬制广东老火汤，文火慢炖才能析出思想的精髓。元代画家王冕幼时在佛寺长明灯下偷读，被老和尚视为“蠹虫蚀经”——这种对求知者的污名化，与今日算法将地铁通勤者碎片化阅读标记为“优质用户”的量化崇拜，构成了反差鲜明的双重镜像。

更吊诡的是某些“拆书俱乐部”，将《百年孤独》拆解成“十条魔幻现实主义写作技巧”，把《庄子》压榨成“职场生存三十六计”……这种手术式的解构，堪比把莫高窟壁画切割成朋友圈图片，并配文“今日份文化摄入达标”。当我用语音助手查询《文心雕龙》时，AI贴心地推荐了“刘勰写作秘籍”付费课程。这场景观若让写出“水果载心，余心有寄”的刘勰瞧见，怕是要把《文心雕龙》改写成《诛心宝典》。明代李贽写下“童心说”时，也不会想到今人发明了“功利心说”吧。

某高校图书馆的借阅统计显示，《如何操纵人心》的借阅量是《理想

国》的七倍，《资本论》书页间夹满写有“考研重点”的便签。这让我想起苏轼的“旧书不厌百回读”，在当代一些读者这里，恐怕要改成“新书速刷百遍，重点截屏存盘”。当某位网红教授在直播中高呼“读书就要像鳄鱼捕猎，咬住要害不松口”，屏幕前千万观众整齐划一地对思维导图截图、录屏，这知识攫取的场面倒像是鳄鱼集体进餐的竞赛。

王阳明格竹七日未得“理”字真谛，今人却指望通过“七天读懂海德格尔”实现认知飞跃。这种时间压缩术的极致，是某读书APP推出的“秒懂经典”系列：用十五秒短视频讲解《存在与时间》，配着动感音乐和闪烁字幕。存在主义哲学在滤镜加持下，终于变成了电子“鸡片”。

最危险的读书方式，莫过于把文字当作护身符。明代权相严嵩藏书楼题匾“宝文堂”，内藏典籍皆为装点门面；今人书房里成套的精装经典，常常沦为直播背景墙。某次参观私人藏书室，主人得意展示玻璃柜中的《四库全书》，当我问及某卷内容时，他慌忙解释：“这是重金购来的未拆封珍藏版。”这幕让我想起《聊斋志异》里那些供奉典籍却不知其义的狐仙，只不过现代的“狐狸”学会了用防尘膜封印智慧。

庄子说“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也无涯”，而今人发明了“以有涯随无涯”的自动化程序。当某阅读器推出“AI代读”功能，宣称“您喝茶时，算法已为您提取书中精华”，我仿佛看见博尔赫斯笔下的巴别图书馆正在坍塌成字节的坟场。那些被分解、重组、打包的“知识胶囊”，终究在我们的精神胃液里析出思想的残渣。

真正的阅读危险，是我们已丧失了等待思想和知识沉淀的耐心。当敦煌藏经洞的古入用三十年抄写一部《大般若经》时，他们或许比当代某些“量子速读”的信徒更懂得：文字不是猎物，而是需要反刍的草料；书籍不是附庸风雅的门面，而是安放灵魂的港湾。或许某天，当我们停止用阅读量装饰成谈资，不再将典籍当作社交货币，方能重新领会陶渊明“每有会意，便欣然忘食”的真谛——那美妙的时刻，正是思想破茧的曙光。



话一场跨越千年的诗词美学境界

□ 刘慧萍

最近由我编译的新版本王国维《人间词话》面世了。为什么要选择编译这本书？首先是我热爱古典诗词，千百年来诗词里那些豪迈或婉约或清丽的妙词佳句，都是浩瀚历史长河里熠熠生辉的珠贝，是我们中美学传承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。

“人间词话”里的“人间词”是千百年来那些广为流传的优美的诗词，而“话”就是评论了。诗词评论写得最好的人，王国维当属其一。他在《人间词话》里给出了经典的理论解读与美学评论。

解读《人间词话》的版本众多。我编译的内容与思路，除了原作三卷“词话”原文及注释外，补充了一些名家的鉴赏。我反复研读，侧重编译评注上卷的“词话”六十四则，这部分内容是王国维生前审定，他毕生国学思想的精华在这部分有完整呈现。

编译王国维《人间词话》，我主要把握了三个核心。一是凸显“境界”说的理论突破，通过诗词实例阐释“有我之境”与“无我之境”的审美分野；二是凸显王国维用多维的语境来揭示并融通中西的批评范式，进行跨文化的对话；三是重点挖掘词话中“真景物、真感情”的现代性内核，辅以晚清词坛背景分析，使这部“新旧文学分水岭”的美学评论经典，可以在今天焕发新的光彩，让更多年轻人来关注和喜欢。

很多人都知道王国维提出的“词以境界为最上。有境界则自成高格，自有名句。”这也是我个人常看常新，

时有感悟的一段话。第一境是“昨夜西风凋碧树，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。”第二境是“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。”此二境，意思一目了然。第三境，美到艰难，“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灯火阑珊处”。每个读者能意会这句话的绝妙，它是我们每个人在辛苦追求、长期奋斗后感到绝望之时，却在偶然间发现自己所想，收获到的惊喜。

每一首好词都是明月照大江，都是清风拂山岗。王国维对词人作了犀利又精准的点评，而我更像是一位领读者，带领读者穿梭于古典文学不同时代的词坛，去领略词人及词作的风采。

王国维欣赏李煜的词：“问君能有几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”悲苦被李后主写到了极致。王国维用尼采的话总结李煜词：“一切文学，余爱以血书者。”千百年来得到无数人心灵上的共鸣，一直被人们传诵与引用。王国维推崇苏轼的豪放与超脱，在他看来，东坡的词旷达，稼轩的词豪迈，同时又认为苏轼的旷达表现在精神上，而同样旷达的姜夔表现在形式上。他还提出了诗词里的“虚”与“实”、“理想”与“现实”、“隔”与“不隔”的划分。

王国维把词读得通透，诗词中有三重美感：一是语言的美，富有表现力，寥寥数语便能勾勒出幅生动的画面。二是意境的美，一首诗词中所营造出来的虚实意境，让我们超越时空感同身受。三是情感的美，爱情、友情、亲情，打动人心。

书中这些带着香气弥漫的意与境，与世界万事万物喜怒哀乐相生相融，无论过去多少年都会历久弥新，悄悄播撒在每个人的心里。



王国维著
《人间词话》
刘慧萍编
朝华出版社